

宿白集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宿白集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 宿白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

(宿白集)

ISBN 978-7-108-06476-9

I. ①唐… II. ①宿… III. ①木版水印—印刷史—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 TS87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0324 号

特约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 数 210 千字 图 160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2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宿白，1922年生，字季庚，辽宁沈阳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今禹州）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校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99年起当选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长至今。2016年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从事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逾一甲子，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领域，卓有成就。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如此评价宿白：“其主要学术成果是，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对宋元考古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一书，体现了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的治学方法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踏实收集田野与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大方向上考虑，终成一代大家。宿白集六种，收入了田野考古报告、论著、讲稿等作者的所有代表性著述，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宿白的学术贡献。

《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

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讲稿》系列，曾先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皆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必读经典。三联书店此次以“宿白集”的形式将它们整合出版，旨在向更广泛的人文知识界读者推介这些相对精专的研究，因为它们不仅在专业领域内有着开创范例、建立体系的意义，更能见出作者对历史大问题的综合把握能力，希望更多的学者可以从中受益。此次新刊，以文物出版社版为底本，在维持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统一了开本版式，更新了部分图版，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多位师生对初版的排印错误进行了校订修正。所收著述在语言词句方面尽量保留初版时的原貌，体例不一或讹脱倒衍文字皆作改正。引文一般依现行点校本校核。尚无点校本行世之史籍史料，大多依通行本校核。全集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引文中凡为阅读之便而补入被略去的内容时，补入文字加〔〕，异文及作者的说明性文字则加（），缺文及不易辨识的文字以□示之。」表示碑文、抄本等原始文献的每行截止处。

宿白集的出版，得到了杨泓、孙机、杭侃等诸先生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鼎力相助。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帮助和参与了此项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7年8月

前言

本集共辑论文五篇、附录两篇。论文的前四篇原拟收在拙著《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中，后因讨论雕版印刷的文字也可以不属历史考古学范畴，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另册付印为好。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宋元史料目录》讲稿中的《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一节，排在《南宋的雕版印刷》之后，作为该文的补充。

附录一是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参加撰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1〕}时，我分担的部分任务。附录二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前夕，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张玉范同志商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的草目^{〔2〕}。两篇附录记录了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联系；40年代以来，为了学习、教学、科研，凡翻检中外文献，大半也唯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赖。饮水思源，谨以这几篇有关雕版印刷的重订稿，预贺即将到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大庆。

1998年3月

注释

-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准教授组织下，由赵万里、王重民两教授主持选编。参加书录撰写的还有冀淑英、朱福荣、常芝英、赵西华四先生。
- 〔2〕 这个草目和正式印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所收内容略有出入。

目 次

前言 vii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i

附 后记八则 7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 13

附 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 71

北宋的版画 89

附 读李铸晋《评罗越：中国10世纪所刻〈御制秘藏诠〉
之木刻山水画》 96

南宋的雕版印刷 103

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

——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 163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书影选辑 171

附录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 297

附录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选辑拟目 309

索引（书名、篇名、论文和印刷品名称）…………… 327

后记…………… 347

英文目录…………… 348

书影目次

第一部分

1.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 捺印图像三种
 - a. 《菩萨右舒像》
 - b. 《倚坐佛像》
 - c. 《西方净土变》
3. 捺印千佛和印板
 - a. 捺印千佛
 - b. 捺印千佛木板
4. 《丁酉具注历》
5. 《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6. 《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
7. 《陀罗尼咒经》四种
 - a. 梵文《陀罗尼咒经》
 - b. 梵文《陀罗尼咒经》
 - c. 梵文《陀罗尼咒经》
 - d. 《佛说随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8.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
9.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10.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 《地藏菩萨像》幛画
12. 《弥勒下生经》

13. 《尔雅》

第二部分

14. 《姓解》
15. 《切韵》
16. 《李善注文选》
17. 《通典》
18. 《齐民要术》
19. 《唐玄宗御注孝经》
20. 《新雕入篆说文正字》
21. 《重广会史》

第三部分

2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3. 《灵山变相》幛画
24. 《弥勒菩萨像》
25. 《文殊菩萨像》
26. 《普贤菩萨像》
27. 《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28. 梵文《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怱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29. 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30. 《妙法莲华经》
31. 《妙法莲华经》
32. 《妙法莲华经》
- 33—37. 《御制秘藏诠》及附图

第四部分

38. 《汉书注》(临安)
39. 《周易正义》(临安)
40. 《汉官仪》(临安)
41. 《文粹》(临安)
42. 《渭南文集》(临安)
43. 《抱朴子》(临安)
44. 《昌黎先生集》(临安)
45. 《河东先生集》(临安)
46. 《文选五臣注》(杭州)
47. 《妙法莲华经》(临安)
48. 《朱庆余诗集》(临安)
49. 《碧云集》(临安)
50.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临安)
51. 《续幽怪录》(临安)
5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湖州)
53. 《新唐书》(湖州)
54. 《艺文类聚》(严州)
55. 《新刊剑南诗稿》(严州)
56. 《营造法式》(平江)
57.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平江)

以上两浙西路

58. 《资治通鉴》(绍兴)
59. 《外台秘要方》(绍兴)
60. 《尚书正义》(绍兴)
61. 《礼记正义》(绍兴)
62. 《毛诗正义》(绍兴)
63. 《文选注》(明州)
64. 《玫瑰先生文集》(明州)
65. 《周礼注》(婺州)
66. 《梅花喜神谱》(婺州)
67. 《景德传灯录》(台州)
68. 《大唐六典》(温州)
69. 《东家杂记》(衢州)
70. 《三国志注》(衢州)

以上两浙东路

71. 《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福州)
72. 《佛说优填王经》(福州)
73. 《陶靖节先生诗注》(福州)
74. 《后汉书注》(建阳)
75. 《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建阳)
76.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建阳)
77. 《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建阳)
78.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
(建阳)
79. 《挥麈录》(建阳)
80.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建阳)
81. 《皇朝文鉴》(建阳)
82. 《育德堂奏议》(建宁)

83. 《群经音辨》(汀州)
84. 《五曹算经》(汀州)
- 以上福建路
85. 《佛说阿惟越致遮经》(成都)
86. 《太平御览》(成都)
87. 《春秋经传集解》(成都)
88. 《孟子》(成都)
89.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眉州)
90. 《新编近时十便良方》(眉州)
91. 《孟浩然诗集》(眉州)
92. 《眉山新编前汉策要》(眉州)
93. 《苏文忠公文集》(眉州)
94. 《册府元龟》(眉州)
- 以上成都府路
95. 《后汉书注》(建康)
96. 《花间集》(建康)
97. 《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饶州)
98. 《史记集解索隐》(广德)
99. 《伤寒要旨》(当涂)
100. 《文选李善注》(池州)
101. 《晋书》(池州)
- 以上江南东路
102.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
(赣州)
103. 《楚辞集注》(赣州)
104. 《礼记注》(抚州)
105. 《吕氏家塾读诗记》(隆兴)
106. 《本草衍义》(隆兴)
107.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临江)
108. 《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吉州)
109.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袁州)
110. 《孟东野诗集》(江州)
111. 《春秋经传集解》(兴国)
- 以上江南西路
112. 《淮海集》(高邮)
- 以上淮南东路
113. 《史记集解》(无为)
114. 《金石录》(庐州)
115. 《窦氏联珠集》(蕲州)
116. 《小畜集》(黄州)
- 以上淮南西路
117. 《花间集》(鄂州)
118. 《建康实录》(江陵)
119. 《大方广佛华严经》(江陵)
- 以上荆湖北路
120. 《柳柳州外集》(永州)
- 以上荆湖南路
121.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广州)
122. 《义丰文集》(惠州)
- 以上广南东路

插图目次

南宋的雕版印刷

南宋主要雕印地点分布示意图

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

附录一

1. 《唐翰林李太白文集》(朝鲜)
2. 《无文印》(日本)
3. 《重修人天眼目集》(日本)
4.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日本)

附录二

1. 《周礼疏》(宋刻)
2. 《史记集解》(北宋刻)
3. 《文选五臣注》(南宋初刻)
4. 《饮膳正要》(元刻)
5.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宋刻)
6. 《九僧诗》(毛抄)
7. 《说苑》(宋刻)
8. 《昼上人集》(钱穀抄本)
9. 《庶斋老学丛谈》(柳奭抄本)
10. 《曝书亭集》(稿本)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一、雕版印刷的开始和唐后期的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开始于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以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唐以前；一说在唐代。关于唐以前的说法，20年代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1〕}和50年代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2〕}中的《印刷术起源》一章里，大体上已分辨明白，认为是不可靠的，这里就不详述了。唐代一说也还有分歧，张秀民主张开始于7世纪中期的贞观十年（636年）或稍迟。他是根据16世纪的著作——明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而《弘简录》的记载却未说明根据。明代人没有根据地说唐初的事，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一般探讨雕版印刷起源的文章，大都从下面几条可靠的材料估计：

1. 《册府元龟》卷一六〇：“（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据冯宿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板印历日，最迟当开始于文宗太和九年；如玩味“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句，则印卖历日之始，似又在太和九年之前。

2. 日本僧人《惠运律师书目录》中著录：“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印子即印本，惠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归国，他所携归的印本《降三世十八会》的雕印时间，至迟也应在大中元年。

3.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泉）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范摅，咸通间人。纥干泉在大中元年迄三年时，任江西观察使^[3]，雕印数千本《刘弘传》的时期，应在847—849年间。

4. 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P. 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因此可知，京中东市李家印本的时间，不会迟于懿宗咸通二年，可能在咸通二年之前。又P.2633写本《崔夫人要女文》末书：“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此上都李家疑即京中李家。

5. 日本僧人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著录：“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叡于咸通六年十一月归国，西川这两种印本应早于咸通六年十一月。

6. 敦煌所出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刊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书影选辑》图版1，以下径作图版×）。

7. 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礪化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纸》：“今者以《日光旧疏》……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鏤……”向达先生考证，司空图此文写在他第一次来洛阳期间，即懿宗咸通末迄僖宗乾符六年之间（873—879年）^[5]。司空文章中说是因“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鏤”，可见在他写此文之前，《日光旧疏》已有印本了。

以上这七条材料的绝对年代，从835年迄879年之间，即在9世纪中期。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到：

（一）当时地方官府和民间都已有雕版印刷了。

（二）印书的地点，除两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从上游的剑南两川，到中游的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即今江西南昌），一直到下游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都出现了雕版印刷。

（三）雕印的种类很多，有历日、医书、字书，还有道传（《刘弘传》）和佛书。

（四）印刷的数量发展很快，江西印《刘弘传》多达数千本，西川

可以雕印有三十卷之多的《玉篇》。

(五) 印刷的质量可以现存咸通九年《金刚经》为例, 字体清晰、整齐, 卷前还附有布局复杂、刻印精美的《释迦给孤独园说法》版画, 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高水平【图版1】。

从以上情况看, 可以肯定印刷术不是开始于9世纪中期。9世纪中期它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途。对这一大段路途应当作如何估计? 在这里, 不能不提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日本神护景云四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该经雕、印都古拙、原始, 应去雕版印刷开始时期不远。神护景云四年相当于唐代宗大历五年, 即770年。当时日本的先进文明, 特别是日本皇家所享有的文化, 包括与佛教有关的文化, 大都渊源于中土, 雕印《陀罗尼经》当亦不例外。大历五年上距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713—755年)不远, 开元天宝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 汲取唐文明的最盛期。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 日本皇室开始雕印的颇为原始的印刷品——《陀罗尼经》,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推测唐代早期雕版印刷的参考呢? 如果可以这样间接推论, 那么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 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时代^[6]。当然, 这只是一个估计, 真正科学地论断, 还要寄希望于以后的发现。

9世纪70年代以后, 有关雕版印刷的材料, 以宋人《爱日斋丛钞》卷一引《柳玘家训序》最为重要: “中和三年癸卯(883年)……阅书于(蜀)重城之东南, 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 又有字书小学, 率雕板印纸, 漫染不可尽晓。”看来印书的种类日益增多, 成都雕印的发展日盛一日。敦煌还出有两个刊有僖宗纪元的印本残历: 一个是中和二年历(翟理斯编号8100), 首行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版5】; 另一个是丁酉(乾符四年, 877年)历(翟. 8099), 未记印地, 但从刻风上看, 估计也可能是成都的印本^[7]【图版4】。此外, 敦煌还出有十多卷据“西川印出本”(P. 2094)、“西川真印本”(S. 5450)、“西川过家真印本”(北京图书馆有字9号, S. 5446、5451、5534、5544、5669、5965、6726, P. 2876、3398、3493)传抄的《金刚经》, 抄写的时间从唐末昭宗天复二年(902年)(S. 5965)到五代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年)(P. 3493)。1944年, 成都东门外的一座

晚唐墓葬中出土印本《陀罗尼咒》，上刊“  成都县口龙池坊口口口口近（匠）卞……印卖咒本……”一行^[8]【图版7c】。另外，敦煌还出了一件佚失纪年的印本残历，但保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翟. 8101）^[9]，上都即长安，这应是晚唐长安东市刁家所印的历日【图版6】。“文革”期间，西安西郊晚唐墓中也发现了和上述印本《陀罗尼咒》同样的东西^[10]，大约也是当时长安的产品【图版7b、d】。

以上是我们现知可靠的有关早期雕版印刷记录和已知的唐代实物的全部^[11]。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从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开头，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就现存实物，我们知道当时长安东市有李家、刁家，成都有樊家、过家、卞家。樊、过两家开设的铺子，不知在成都何处，卞家则明记设在一般坊里，不在市内。和其他手工业行业一样，大城市里的市已限制不住它们，它们已分散开设到市以外的居住区——坊里去了。这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时期城市手工业、商业的新发展。

二、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

10世纪前半段的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但在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上却很重要。重要之点有以下四项：

（一）雕版印刷的地点，除了过去的老地点外，几乎遍及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如南方的吴越、北方的青州^[12]，甚至偏僻的河西也不例外。敦煌出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所雕的《观世音菩萨像》【图版8】（翟. 8089）、《毗沙门天王像》【图版9】（翟. 8093），还有天福十五年己酉（949—950年）雕板的《金刚经》【图版10】（P.4515，翟. 8084）。这些印刷品都是当时割据瓜沙的曹元忠所刻。敦煌所出前两例，还是单张的印刷品，后一例《金刚经》则已是一本册子形式的书籍，可见当时敦煌雕版印刷的发展迅速。1971年，安徽无为的一座砖塔下，发现显德三年（956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刊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一卷^[13]。这种经，过去在浙江吴兴也

曾发现过。从经前刊记知当时印造了八万四千卷。另外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命灵隐寺僧人延寿在974年之前雕印其他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14]，数量之巨，在雕版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很少见的。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吴越地区雕版印刷的急剧发展。

（二）上述敦煌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的刊记中表明“弟子……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观世音菩萨像》后刊有“匠人雷延美”一行。同一人在刻《观世音菩萨像》之后的一二年内，又刻了《金刚经》，《金刚经》后面的刊记中雷延美出现了职衔，作“雕板押衙雷延美”。这三个刊记反映了：第一，当时河西地区有个体雕印工匠为官府所征雇；第二，由于官府雕版印刷的发展，有些工匠被官府录用，成为官府雕印手工业的管理者。这两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仅也会存在，其规模可能更大。从上述吴越国王钱弘俶大量雕印佛教图籍可以估计，那里征雇匠人的数字，当远远超过河西。在中原，《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四川私人雕印书籍也是如此。唐亡后的第二年（909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工开雕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毋昭裔于935年做了后蜀宰相之后，在成都雇工雕《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15]。953年，他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三年）。可见当时各地官府和官员私人雕印书籍都是依靠招募工匠。较大规模的雕印事业本身又培养了不少个体雕印手工业者。较多的个体雕印工匠的出现，无疑地便利了雕印技艺的传布。雕印手工业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些是不可忽视的新情况。

（三）开始雕印儒家经书^[16]。晚唐以来雕印手工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10世纪初期，经书还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为上。前引后唐长兴三年国子监开始刊印《九经》，儒家经书第一次出现了刊本。《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载的长兴三年二月敕文中还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